

福安文史資料

第三輯
古書齋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福建省福安縣委員會文史工作組編

福安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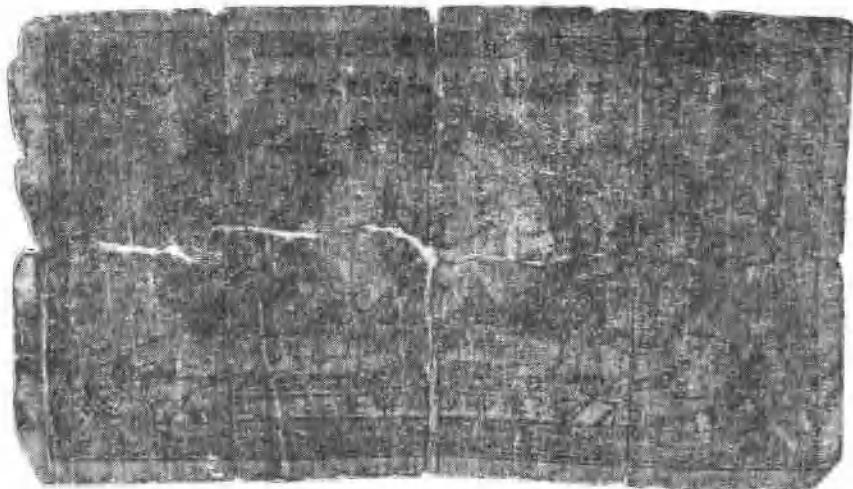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福安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编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叶飞同志和革命老妈妈潘玉琼
在福安专区第三次老区代表大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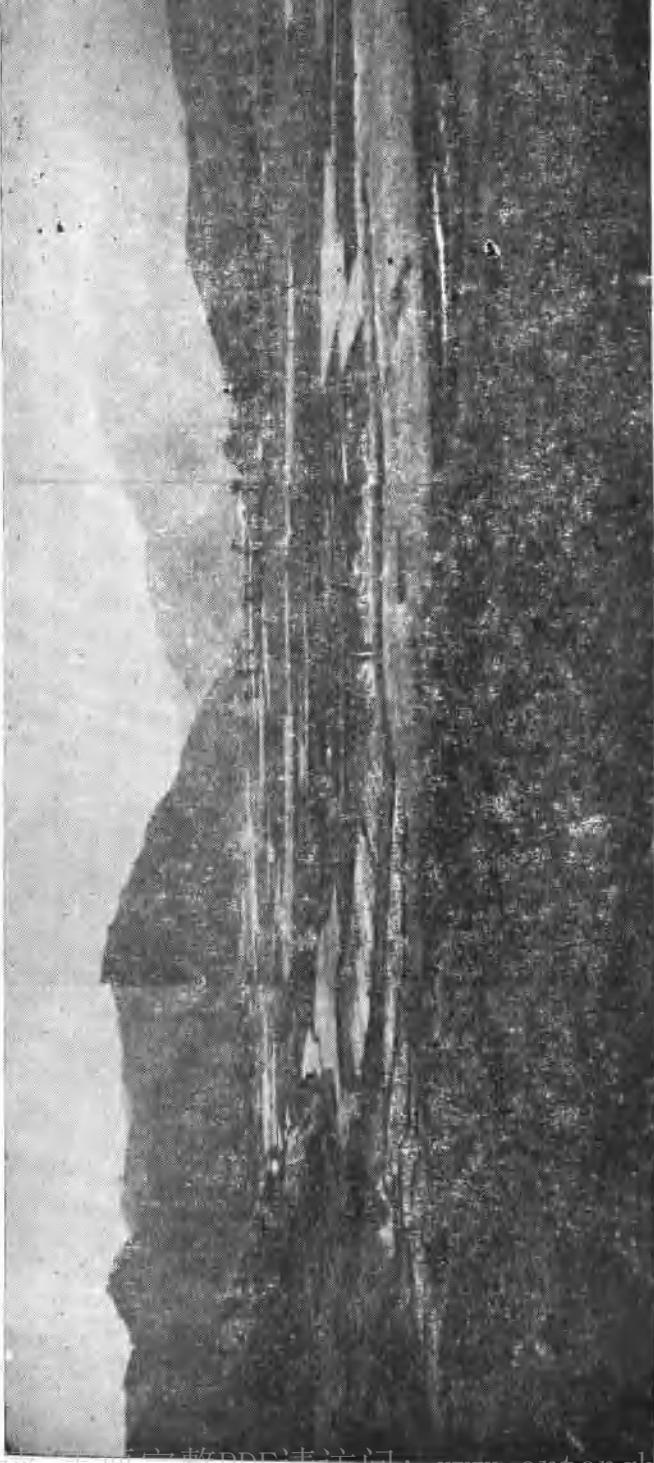
张老少康同志保存的革命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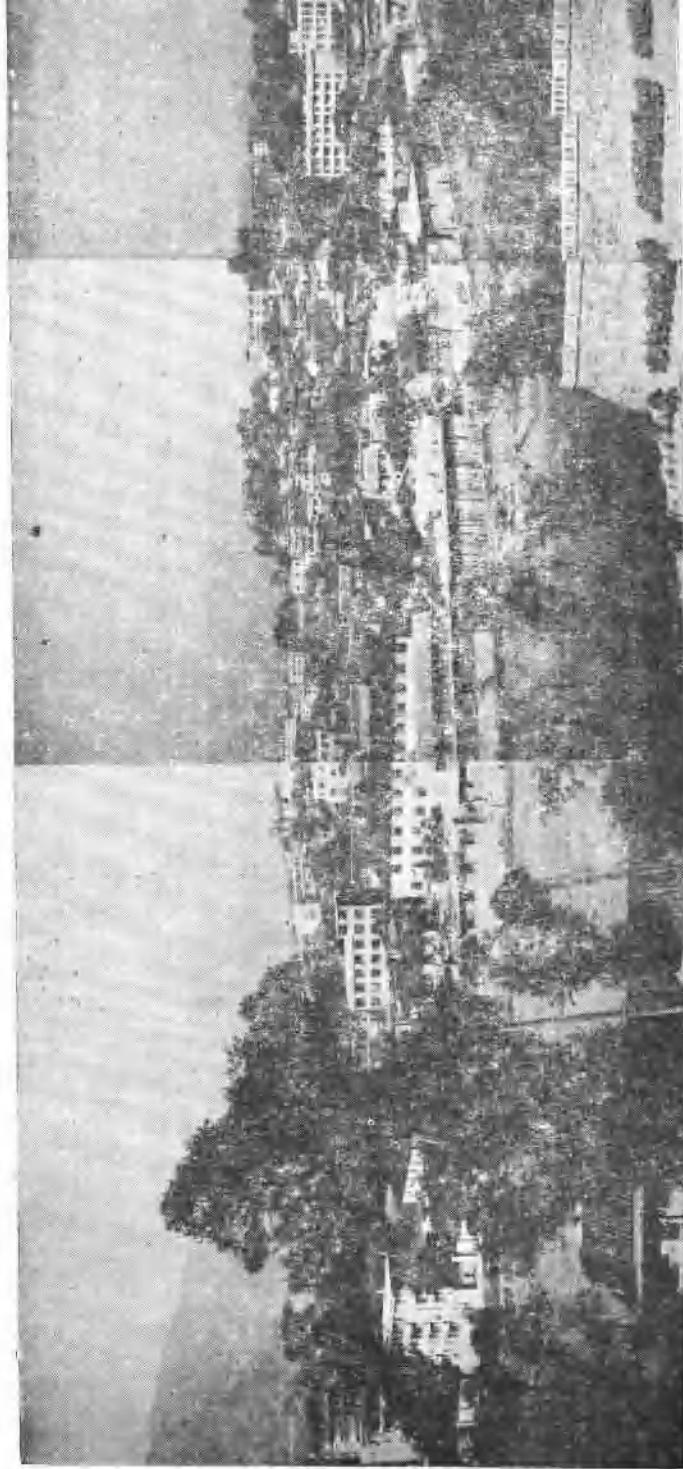
先父林振波保护的革命文物
宁德地区外贸局林惠霖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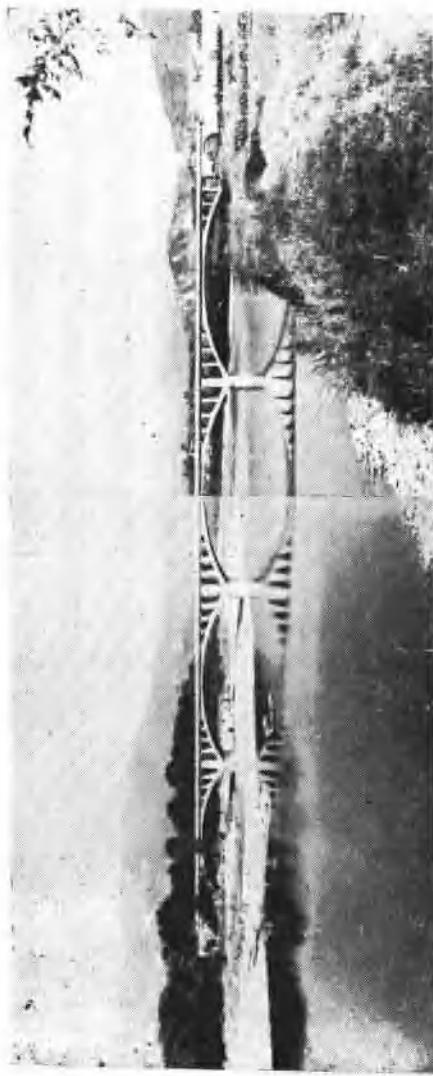
AWTI / 567 109

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柏柱洋全景



福安縣韓陽鎮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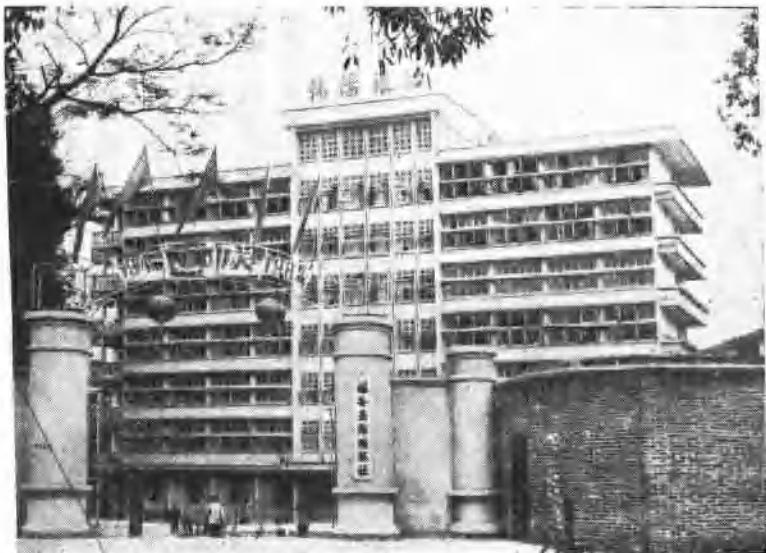




坂中大桥位于长溪中游富春溪，是长308米，宽7米，高28.4米的
钢筋混凝土拱桥。1982年10月建成。



福安工人文化宫



韩阳旅社主楼七层，是我县目前设备齐全的旅社。

目 录

忠烈千秋，精神不死，

哀悼党的好干部——丁晋朝烈士	陈松青	1
福安革命先驱叶鉴清	[刘醒尘]口述、陈松青纪录	11
忆烈士张少廉	张少康	18
壮志凌云，至死不屈，哀悼施霖烈士	陈松青	26
缅怀郭廉同志	郭树木、陈松青	38
沉痛怀念老红军陈妹金同志	陈松青、林秀明、阮玉铃	47
革命的老妈妈——潘玉球	刘炎生、陈松青、闻小泾	60
尽瘁革命，赍志含冤追念关平山同志	林秀明	66
奇袭茜洋民团	陈挺、陈松青	74
武装暴动解放赛岐	张志坚	78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陈宣	83
反动派的庆祝会	陈宣	87
畲族山歌	兰兴发、黄秉忻整理	90
漫话坦洋	李述经	93
绿色油库——油茶	郑宗平	97
福安县李树生产概述	福安政协文史组	99
仙岫	黄秉忻	104
福安公路交通的今昔观	陈毓文	107
福安建县以来特大洪灾一览	陈毓文整理	110

忠烈千秋，精神不死

哀悼党的好干部——丁晋朝烈士

陈松青

一九零二年春，丁晋朝烈士诞生于福安穆阳公社黄儒村，（俗称渡），牺牲于一九四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年仅四十一岁。他是闽东第六任特委书记，被叛徒雷成泰、林凯（得胜）、吴安秀出卖，而被集体枪杀于宁德霍童的。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视死如归。

丁晋朝烈士乳名惠源。父名桂椿早逝，母张端眉系治家能手。兄弟四人，妹妹二人，晋朝居长。七岁时才到村塾念书，不数月，所有《三字经》、《千字文》、《杂字》等启蒙书本都能背诵。越二年穆阳吴石怀受聘黄儒为塾师，一见晋朝就认为孺子可教，悉心指点，使之进步很快。由于天天不离书本，村中大小都笑他是个“书呆子”。

他好学勤奋，所涉猎的书籍除《四书》、《五经》、《左传》外，其它如《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也成为他随身之宝，一有空闲，就自个儿聚精会神地揣摩研读。由于博览群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二十多岁就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留心国事，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常对其年青伙伴们说：“外患频仍，国难当头，堂堂黄炎子孙，竟任列强蚕食鲸吞！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年青人血气方刚，正是报国之时，安可默默无闻与草木同腐于这山沟里。”

谈得激昂时，不禁吭声朗诵岳武穆《满江红》“抬望眼，仰天长啸……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句，每每热泪纵横，慨叹不已。

丁晋朝三十岁（1931年），就是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一年，也是他投身革命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奋斗的一年。此时马立峰同志已致力传播马列主义的火种，到处组织农民开展“五抗”斗争，掀起了革命大风暴。满怀爱国主义的丁晋朝，正忧国事蜩螗，英雄无用武之地。恰巧马立峰同志偕同缪应文、缪庆云，通过张舜臣（小名细细）、丁成弟等，专程来到黄儒村进行活动。丁晋朝向往革命已久，一旦听取马立峰、缪应文等同志讲述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对解放人类所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使得他心明眼亮，立志造反，献身革命。旋被马同志吸收加入革命组织，以偿其爱国、救民的夙愿。

同年组织分配他担任交通工作，并选定蟾溪为交通站，开设一间商店。他变卖家里山园薄田充作资金，经营日常用品，以掩护革命活动。按蟾溪地处福安、周宁、寿宁三县交界，直通闽北和浙南，交通方便，商业大可发展。

当时的蟾溪交通站，为了支援武装、游击队对敌斗争，不断输送枪弹、药品，联系各地组织，转递有关党的重要文件等工作，丁晋朝全力以赴地负责，处理得迅速、准确、及时，不断次第完成任务。因此组织上不仅吸收他入党，而且还给当上蟾溪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便蓄发梳着长辫子拖在背后，装成一个十足的乡下佬，彷彿是满清的老场生。在接待顾客或什么生人时，满口“之乎者也”地给人以“老八股”、不合时宜的印象。所以敌人对他毫不留意，创造了为革命交通的有利条件，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在实际斗争实践中，炼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不久从文书提为区委书记、宁寿县委书记，为正书记倪愚四的得力助手。那时蟾溪的区委是汤秋

番，他和汤团结一致，广泛深入地把宁寿县的群众发动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造成党群之间坚如磐石。党指向那里，群众就斗争到那里。

随着革命客观形势的需要，中心县委开始着手组织武装暴动。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间，闽东的天空已庄严地升起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战斗红旗。马立峰、占如柏、施霖等领导同志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画影图形加以赏格通缉，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县委在南区所领导的群众，于一九三三年在甘棠进行武装暴动，先后两次歼灭伪海军陆战队。紧接着诞生了第五游击支队，跟第一支队互相呼应。不久两个支队又改编为红军第十连，为以后红独立二团奠下了牢固基础。当此革命暴风雨到来，全县范围内到处成立红色的“一心会”、“大刀会”（俗称和尚兵），把无数农民组织起来，声威所及震动全闽东。就在这个时候，黄儒村的苏维埃政府亦应运而生了，晋朝代表组织宣布丁惠珍任主席，张十弟为交通，经常在溪塔——黄儒——蟾溪这条交通线上和边区各组织、各武装队伍取得密切联系。当时晋朝以经商掩护活动，而且善于组织工作，使蟾溪一带的群众连妇女、儿童都成立了各自的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展开了各种各式的斗争，获得一系列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是革命风暴席卷全闽东的一年（俗称二十三年革命）。同年十月间闽东独立师成立。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宁德赤溪与我红二独立团会师，寻攻克穆阳。为了工作的需要，丁晋朝同志仍留蟾溪据点。由于接触各阶层的顾客，就有机会从侧面了解某些有关敌军的动向。事实上当年蟾溪交通站给我红军，特委首脑机关所供应的情报是从来没有间断的。此外，特别是对来自各处交通员送来的秘密信件都做到迅速、安全的要求。

一九三五年初，敌军倾巢进犯我苏区，红独立师作出战略转移，运用内、外线结合作战的战术，时而甩开尾追敌人，时而结

集主力打击敌军。敌人找不到我军主力所在，乃疯狂地对广大苏区采取抢掠、搜杀、焚毁的“三光”政策。在此腥风血雨中，丁晋朝仍跟部队和临时特委保持联系，继续不断向组织、武装部队运输军事用品和情报。此时，我红军在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指挥下，打出了新局面。在“宁、屏、古”建立新苏区，同敌人作捉迷藏式的战斗，多么需要关于敌人的军事情报。丁晋朝当时在这个方面有了突出的贡献，特委对他的忠诚负责，曾给多次表扬。

我军把游击战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已赢得时间，拖瘦敌人，壮大自己。叶飞同志劳瘁过度染病在芋园坪山寮中疗养，缺乏医疗条件，更无良医，病情反复，日见沉重。丁晋朝同志出于对领导同志的热爱，想方设法为他延医诊治。他知道穆阳有个良医阮祖谦，是他父亲生前的好友，请他上山，必能奏效。于是通过老交通张十弟专诚往穆阳阮医师家，托词丁晋朝病重，邀请他即日启行。果然阮医师马上答应，乘舆登程。阮抵蟾溪，丁晋朝直言不讳地说明内情。阮碍于世交情面，应允转往芋园坪，悉心为叶飞同志医治。所需药品由穆阳买到蟾溪，转送芋园坪。不消半月，叶就康复，重返前线指挥了。

是年十月间，伪80师出动一个旅，纠集杂牌兵数千人，向我新根据地猛烈围攻。这一回连深山丛林也通到兵燹之劫。敌人在重点村落大筑其碉堡，所谦“乌龟战术”。同时，蟾溪革命群众也遭到空前灾难，家破人亡。党组织作了大量工作，对付危急局面，特委决定晋朝转到安德县去，协助张云鹏主持县委工作，并提升他为县委副书记。他因日夜兼程走到宁德交界的山头上摔了一跤，左脚大拇指断掉，鲜血直流。他咬紧牙根忍痛，寸步千斤地颠簸簸，赶到目的地和张云鹏同志会合，继续为闽东党操劳尽瘁。此后，他更名张震天，凭着他的革命的热情和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张云鹏同志同心同德，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不多时，

就把群众普遍发动起来，纷纷走上革命行列，开辟了宁德新区，成为我军的可靠后方。丁晋朝此时还兼任宁德边区区委书记，和缪英弟同志配合得非常合拍（缪是三纵队政委）。当缪在闽北不幸殉难的噩耗传来，他痛哭流涕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公开向同志们表示：“为补偿缪同志牺牲的重大损失，我只要把他未完的事业干下去，否则何以慰死难的战友呢！？”

一九三七年芦沟事变，打响了“七七”抗战的炮声。我们闽东党，秉承党中央、毛主席“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指示，反复向敌军建议和谈。不意敌人以为我软弱可欺，贸然趁机兴师动众进犯我根据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宁德“亲母岭”一战，我军歼敌一个整连。至此敌才乖乖地与我进行和谈，从而结束了十年残酷的内战。我军主力由叶飞、阮英平二位首长领导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暂留范式人同志在宁德设立留守处，继续处理和谈决议中未了的问题。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共产党人恨不得一口吞噬而后快。宁德事件即伪省保安旅长李树棠从中策划，甘冒不韪，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的晚上，发兵将我留守处团团围个水泄不通，然后正面猛攻我们。留守处都是后勤人员，只有十来枝步枪，被迫应战，相持到天亮，敌众我寡，弹尽力竭，始被攻入。处内同志全部被俘，死二人，负伤多人。嗣经省委出面交涉，人枪一律发还，从而留守处不复存在了。由于客观情况突变，我们闽东党所留下后方同志不得不隐蔽下来，以应付未来更大的反共逆流。

为了打出新局面，特委研究决定丁晋朝以宁德牛天洋为据点，出任该县县委书记。周宁县委书记则由张华山同志担任，旨在把局宁连成一块，作为闽东党的神经中枢。特委书记罗俊英（即富弟）亦在这地区领导革命。

一九三九年春，上级党为加强闽东地区工作领导，派戴炳辉同志为特委书记。同年十月戴因修理手榴弹受伤，治疗无效逝

世。上级仍委罗俊英同志继任特委书记。张华山，丁晋朝则同时晋升特委常委，继续在苧园坪领导全地区工农兄弟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党的事业而奋斗。但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固派们拚命反共，大肆屠杀革命志士，甚至抗敌后援会也被宣布彻销，自欺欺人地成立所谓：“总动员委员会”，以扼杀群众性的救亡运动。这时，闽东各县的中统、军统特务如毛，混入各个机关团体，无所不用其极地对我党进行种种诽谤诋毁，对闽东党所留下的一些武装猖獗围攻，公开暴露“反共”的凶恶嘴脸。特委吸取教训，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放手发动和广泛组织群众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此时组织上指派来自上海的老陈同志专任教导同志们学习文化与研读马列经典论著，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团结工农打退敌人的进犯。特委罗俊英的左右手就是丁晋朝、张华山。他们二人敢作敢冲，历尽九死一生的艰险，壮大自己的根据地，才能使党的战斗红旗岿然飘扬在闽东的晴空。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特委尚未冲破敌人的重围，所以罗俊英、丁晋朝、张华山经常在牛角洋开会，布置全地区的工作任务。中秋后的第三天，丁晋朝正下基层进行搞财政和指挥反封锁，以解决部队给养和活动费等重大问题。就在这时，敌便衣队为响导，引进敌军包围罗俊英等同志驻地。罗与张华山、罗唐妹以及秘密运粮而来的，张的胞兄张某等都夜宿那里，四人都在浓睡中猝不及防被敌冲进，全部受绑，立遭处决，并割下四人首级挑回报功。就在这存亡危急关头，丁晋朝才继第七任特委书记。其时我们内部不免出现某些悲观失望情绪，丁晋朝虽身体不好；左眼翳障失明，却肩挑全地区重任，力挽狂澜，带动干群树雄心，立壮志奋斗到底。

罗俊英同志等牺牲以来，晋朝的确睡不安寝、席不暇暖，随便在什么会议上他必定提醒与会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伤感的眼泪，只有阶级仇恨，党要我们化悲哀为力量。我深深感到自

己当特委书记，难胜蚊负。然而内心却燃着一团烈火，誓把一切反动派和背叛革命的败类烧得灰飞烟灭。有了我们共产党，必能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时间不容许我们犹豫了，否则何以对得起死难的烈士，和党对我们殷切的期望呢？”他自从主持特委日常事务之后，狠抓武装力量，常常过问武装部队的给养情况，希望培养一批有革命素养的战士，粉碎封锁。面对顽敌压境，财源枯竭，必须打开这种被动局面。他选定竹洲陈梦龙为交通，专责联系全边区各个区委，以确保及时获得有关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情报。有一次他指派黄垂明、佬方、延龙、孙金等部署擒穆阳大茶商肖鸿滋从福州领回的茶银，不果。旋又分别在苏堤赖培基商号和龟龄两处弄到两批现金，以维战士们的生活费。不久，省委从闽北调来一个专责武装干部，该同志，态度较生硬，群众关系不大好。但他对特委经济特派员林凯的思想，作风严重背离共产党人的正轨，作了严正的批评。因而他们之间关系更僵。省委察觉林凯有问题后，为免养痈贻患，秘密通知特委予以处决。丁晋朝以为没有抓到具体罪行证据，迟迟未予执行，结果林凯于一九四一年春叛变投敌，行前杀了我专职武干，继则雷成泰在其引诱下，亦走上叛变的题路，加上福安北区区委兼寿宁中心县委李石木被捕后投敌自首。他们三人臭味相投，沆瀣一气，除李石木未公开为虎作伥外，林、雷两人狼狈为奸，对我们特委机关，亲自带领敌军围攻。丁晋朝对此一系列的惨痛事件愧悔交加，向上级党委进行深刻检讨，严肃沉痛地批判自己的优柔寡断，酿成大祸，要求处分。他坦率地指出雷、林之变是他执行上级指示不力的恶果。自叹书生无用，坐卧不安。

到了一九四一年春，郭廉同志逃出“三元”集中营，化名谢寿坤潜伏霍童小学执教。当时特委秘密机关，无时无刻不在敌人猎狗雷成泰等叛徒连续不断的侵袭，逼得特委机关东迁西移，甚至一日数迁。省委为加强特委领导班子，派郭廉到特委协助丁晋